四庫全書

子部

經濟類編卷五十二

明 馮琦馮瑗 撰

文學類六

贊頌 五則

弘農王粹以貴公子尚主館宇甚盛圖莊周于室廣集朝士使嵇含為之贊含援筆為弔文文不加點其序曰帝婿王弘遠華池豐屋廣延賢彥圖莊生垂綸之象記

先達辭聘之事畫真人于刻桷之室載退士於進趣之堂可謂託非其所可弔不可贊也其辭曰邁矣莊周天縱特放大塊授其生自然資其量器虛神清窮玄極曠人偽俗季真風既散野無訟屈之聲朝有爭寵之歎上下相陵長幼失貫於是借玄虛以助溺引道德以自獎戶詠恬曠之辭家畫老莊之象今王生沉淪名利身尚帝女連耀三光有出無處池非巖石之溜宅非茅茨之宇馳屈產於皇衢畫兹象其焉取嗟乎先生高跡何局

生處巖岫之居死寄彫楹之屋託非其所没有餘辱悼大道之湮晦遂含悲而吐曲粹有愧色

夏侯湛東方朔畫像贊　大夫諱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魏建安中分厭次以為樂陵郡故又為郡人焉事漢武帝漢書具載其事先生瓌瑋博達思周變通以為濁世不可以富貴也故薄遊以取位苟出不可以直道也故頡頏以傲世傲世不可以垂訓也故正諫以明節明節不可以久安也故詼諧以取容潔其道而穢其跡

清其質而濁其文弛張而不為邪進退而不離羣若乃遠心曠度贍智宏才倜儻博物觸類多能合變以明筭幽贊以知來自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陰陽圖緯之學百家衆流之論周給敏捷之辨支離覆逆之數經脉藥石之藝射御書計之術乃研精而究其理不習而盡其功經目而諷於口過耳而闇於心夫其明濟開豁包含弘大陵轢卿相嘲哂豪傑籠罩靡前跆籍貴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僚友視儔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高

氣益世可謂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也談者又以先生
嘘吸沖和吐故納新蟬蜕龍變棄俗登仙神交造化靈
為星辰此又奇怪惚恍不可備論者也大人來守此國
僕自京都言歸定省覲先生之縣邑想先生之高風徘
徊路寢見先生之遺像逍遥城郭觀先生之祠宇慨然
有懷乃作頌焉其辭曰矯矯先生肥遯居貞退不終否
進亦避榮臨世濯足希古振纓涅而無滓既濁能清無
滓伊何高明克柔能清伊何視汙若浮樂在必行處險

罔憂跨世陵時遠蹈獨遊瞻望彼代爰想遐蹤邈邈先生其道猶龍染迹朝隱和而不同栖遲下位聊以從容我來自東言適兹邑敬問墟墳企佇原隰墟墓徒存精靈永戢民思其軌祠宇斯立徘徊寺寢遺像在圖周旋祠宇庭序荒蕪榱棟傾落草莱弗除肅肅先生豈焉是居是居弗形悠悠我情昔在有德罔不遺靈天秩有禮神鑒孔明彷彿風塵用垂頌聲

蔡邕祖德頌　昔文王始受命武王定禍亂至於成王

太平乃洽祥瑞畢降夫豈后德隆漸浸之所通也是以易嘉積善有餘慶詩稱子孫其保之非特王道然也賢人君子修仁履德者亦其有焉昔我烈祖暨于子考世載孝友重以明德率禮莫違是以靈祇降之休瑞免擾馴以昭其仁木連理以象其義斯乃祖禰之遺靈盛德之所貺也豈是童蒙孤稚所克任哉穆穆我祖世篤其仁其德克明惟懿惟醇宣慈惠和無競伊人巖巖我考莅之以莊增崇丕顯克構其堂是用祚之休徵惟光厥徵伊何於昭于今園有甘棠別榦同心墳有擾兔宅我柏林神

不可誣僞不可加析薪之業畏不克荷矧貪靈貺以為已華惟予小子豈不是欲干有先功匪榮伊辱京兆樊惠渠頌　洪範八政一曰食周禮十職一曰農生民之本於是乎出豐殖財用於是乎在陽陵縣東厰地汙泥嘉穀不殖光和五年京兆君樊君勤恤民隱乃命立新渠曩之毒田化為甘壤相與謳詠樂然成章謂之樊惠渠其歌曰我有長流莫或閼之我有溝澮莫有達之田疇斥鹵莫修莫治飢饉困瘁莫恤莫思

武都太守李翕西狹頌　漢武都太守漢陽阿陽李君諱翕字

伯都天姿明敏敦詩悅禮膺祿美厚繼世郎吏幼而宿衛弱冠
典城有阿鄭之化是以三剖守符致黄龍嘉禾木連甘露之瑞
動順經古先之以博愛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不肅而成不
嚴而治朝中惟靜威儀抑抑督郵部職不出府門政約令行強
不暴寡知不詐愚屬縣趨教無對會之事徼外來庭面縛二十
餘人年穀屢登倉庫惟億百姓有蓄粟麥五錢郡西狹中道危
難阻峻緣崖俾閣兩山壁立隆崇造雲下有不測之谿阨笮促
迫財容車騎進不能濟息不得駐數有顛覆霣墜之害過者創

楚惴惴其慄君踐其險若涉淵氷歎曰詩所謂如集于木如臨于谷斯其殆哉因其事則為設備令不圖之為患無已勑衡官有秩李瑾掾仇審因常繇道徒鐉燒破析刻臽磪嵬減高就埤平夷正曲柙致土石堅固廣大可以夜涉四方無雍行人懽悀民歌德惠穆如清風乃刊斯石曰赫赫明后柔嘉惟則克長克君牧守三國三國清平詠歌懿德瑞降豐稔民以僨稙威恩並隆遠人賓服鐉山浚瀆路以安直繼禹之迹亦世賴福

序七則

劉安要略訓　夫作爲書論者所以紀綱道德經緯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諸理雖未能抽引玄妙之中才繁然足以觀終始矣總要舉凡而語不剖判純樸靡散太宗懼爲人之惛惛然弗能知也故多爲之辭博爲之說又恐人之離本就末也故言道而不言事則無以與世浮沈言事而不言道則無以與化游息故著二十篇有原道有俶真有天文有地形有時則有覽冥有

精神有本經有主術有繆稱有齊俗有道應有氾論有詮言有兵略有說山有說林有人間有修務有泰族也原道者盧牟六合混沌萬物象太一之容測窈冥之深以翔虛無之軫託小以苞大守約以治廣使人知先後之禍福動靜之利害誠通其志浩然可以大觀矣欲一言而寤則尊天而保真欲再言而通則賤物而貴身欲參言而究則外物而反情執其大指以内洽五藏瀸濇肌膚被服法則而與之終身所以應待萬方覽耦百變

也若轉九掌中足以自樂也假真者窮逐終始之化贏坪有無之精離别萬物之變合同死生之形使人遺物反已審仁義之間通同異之理觀至德之統知變化之紀說符玄妙之中通迴造化之母也天文者所以和陰陽之氣理日月之光節開塞之時列星辰之行知逆順之變避忌諱之殃順時運之應法五神之常使人有以仰天承順而不亂其常者也地形者使人窮南北之修極東西之廣經山陵之形區川谷之居明萬物之主知

生類之衆列山淵之數規遠近之路使人通迴周備不可動以物不可驚以怪者也時則者所以上因天時下盡地力據度行當合諸人則形十二節以爲法式終而復始轉於無極因循倣依以知禍福操舍開塞各有龍忌發號施令以時教期使君人者知所以從事覽冥者所以言至精之通九天也至微之淪無形也純粹之入至清也昭昭之通冥冥也乃始攬物物引類覽取撟掇浸想宵類物之可以喻意象形者乃以穿通窘滯決瀆

壅塞引人之意繫之無極乃以明物類之感同氣之應
陰陽之合形埒之朕所以令人達觀博見者也精神者
所以原本人之所由生而曉寤其形骸九竅取象於天
合同其血氣與雷霆風雨比類其喜怒與晝宵寒暑並
明審死生之分別同異之跡節動靜之機以反其性命
之宗所以使人愛養其精神撫靜其魂魄不以物易己
而堅守虛無之宅者也本經者所以明大聖之德通維
初之道埒略衰世古今之變以褒先聖之隆盛而貶末

世之曲政也所以使人黜耳目之聰明精神之感動樽流遁之觀節養性之和分帝王之操列小大之差者也主術者君人之事也所以因作任督責使羣臣各盡其能也明攝權操柄以制羣下提名責實考之參伍所以使人主秉數持要不妄喜怒也其數直施而正邪外私而立公使百官條通而輻輳名務其業人致其功此主術之明也繆稱者破碎道德之論差次仁義之分略雜人間之事總同乎神明之德假象取耦以相譬喻斷短

為節以應小具所以曲說攻論應感而不匱者也齊俗者所以一羣生之短修同九夷之風氣通古今之論貫萬物之理財制禮義之宜擘畫人事之終始者也道應者攬掇遂事之蹤追觀往古之跡察禍福利害之反考驗乎老莊之術而以合得失之勢者也氾論者所以箴縷縩緜之間攕揳唲齵之郄也接徑直施以推本樸而兆見得失之變利病之文所以使人不妄沒於勢利不誘惑於事態有符曮晲兼稽時勢之變而與化推移者

也詮言者所以譬類人事之指解喻治亂之體也差擇微言之淵詮以至理之文而補縫過失之闕者也兵略者所以明戰勝攻取之數形機之勢詐譎之變體因循之道操持後之論也所以知戰陣分爭之非道不行也知攻取堅守之非德不强也誠明其意進退左右無所失擊危乘勢以為資清静以為常避實就虚若驅羣羊此所以言兵也說山說林者所以竅窕穿鑿百事之壅遏而通行貫扃萬物之窒塞者也假譬取象異類殊形

以領理人之意懈墮結細說捍摶囷而以明事埒事者也人間者所以觀禍福之變察利害之反鑽脈得失之跡標舉終始之壇也分別百事之微敷陳存亡之機使人知禍之為福亡之為得成之為敗利之為害也誠喻至意則有以傾側偃仰世俗之間而無傷乎讒賊螫毒者也修務者所以為人之於道未淹味論未深見其文辭反之以清淨為常恬淡為本則懈墮分學縱欲適情欲以偷自佚而塞於大道也今夫狂者無憂聖人亦無

憂聖人無憂和以德也狂者無憂不知禍福也故通而無為也與塞而無為也同其無為則同其所以無為則異故為之浮稱流説其所以能聽所以使學者孶孶以自幾也泰族者横八極致高崇上明三光下和水土經古今之道治倫理之序總萬方之指而歸之一本以經緯治道紀綱王事乃原心術理性情以館清平之靈澄徹神明之精以與天和相嬰薄所以覽五帝三王懷天氣抱天心執中含和德形於内以莙凝天地發起陰陽

序四時正流方綏之斯寧推之斯行乃以陶冶萬物遊化羣生唱而和動而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故景星見祥風至黃龍下鳳巢列樹麟止郊野德不內形而行其法藉專用制度神祇弗應福祥不歸四海弗賓兆民弗化故德形於內治之大本此鴻烈之泰族也凡屬書者所以窺道開塞庶後世使知舉錯取舍之宜適外與物接而不眩內有以處神養氣宴煬至和而已自樂所受乎天地者也故言道而不明終始則不知所倣依言終

始而不明天地四時則不知所避諱言天地四時而不引譬援類則不識精微言至精而不原人之神氣則不知養生之機原人情而不言大聖之德則不知五行之差言帝道而不言君事則不知小大之衰言君事而不為稱喻則不知動靜之宜言稱喻而不言俗變則不知合同大指已言俗變而不言往事則不知道德之應知道德而不知世曲則無以耦萬方知氾論而不知詮言則無以從容通書文而不知兵指則無以應卒已知大

略而不知譬喻則無以推明事知公道而不知人間則無以應禍福知人間而不知修務則無以使學者勸力欲強省其辭覽總其要弗曲行區入則不足以窮道德之意故著書二十篇則天地之理究矣人間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備矣其言有小有巨有微有粗指奏卷異各有為語令專言道則無不在焉然而能得本知末者其唯聖人也今學者無聖人之才而不為詳說則終身顛頓乎混溟之中而不知覺寤乎昭明之術矣今易之乾

坤足以窮道通意也八卦可以識吉凶知禍福矣然而伏羲為之六十四變周室增以六爻所以原測淑清之道而擿逐萬物之祖也夫五音之數不過宮商角徵羽然而五弦之琴不可鼓也必有細大駕和而後可以成曲今畫龍首觀者不知其何獸也具其形則不疑矣今謂之道則多謂之物則少謂之術則博謂之事則淺推之以論則無可言者所以為學者固欲致之不言而已也夫道論至深故多為之辭以抒其情萬物至衆故博

為之説以通其意辭雖壇卷連漫絞紛遠援所以洮汰滌蕩至意使之無凝竭底滯捲握而不散也夫江河之腐胔不可勝數然祭者汲馬大也一盃酒白蠅漬其中匹夫弗嘗者小也誠通乎二十篇之論睹凡得要以通九野徑十門外天地捭山川其於逍遥一世之閒宰匠萬物之形亦優游矣若然者挾日月而不烑潤萬物而不耗曼兮洮兮足以覽矣藐兮浩兮曠曠兮可以游矣文王之時紂為天子賦斂無度殺戮無止康梁沈湎宮

中成市作為炮烙之刑刳諫者剔孕婦天下同心而苦之文王四世纍善脩德行義處岐周之間地方不過百里天下二垂歸之文王欲以卑弱制彊暴以為天下去殘除賊而成王道故太公之謀生焉文王業之而不卒武王繼文王之業用太公之謀悉索薄賦躬擐甲冑以伐無道而討不義誓師牧野以踐天子之位天下未定海内未輯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使夷狄各以其賄來貢遼遠未能至故治三年之喪殯文王於兩楹之間以

侯遠方武王立三年而崩成王在襁褓之中未能用事蔡叔管叔輔公子祿父而欲為亂周公繼文王之業持天子之政以股肱周室輔翼成王懼爭道之不塞臣下之危上也故縱馬華山放牛桃林敗鼓折枹搢笏而朝以寧靜王室鎮撫諸侯成王既壯能從政事周公受封於魯以此移風易俗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訓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學生焉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為其禮煩擾而不悅厚

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虆垂以為民先剔河而道九岐鑿江而通九路辟五湖而定東海當此之時燒不暇撌濡不給扢死陵者葬陵死澤者葬澤故節財薄葬閑服生焉齊桓公之時天子卑弱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伐中國中國之不絶如綫齊國之地東負海而北鄣河地狹田少而民多智巧桓公憂中國之患苦夷狄之亂欲以存亡繼絶崇天子之位廣文武之業故管子之書生

馬齊景公内好聲色外好狗馬獵射亡歸好色無辨作為路寢之臺族鑄大鍾撞之庭下郊雉皆呴一朝用三千鍾贛梁丘據子家噲導於左右故晏子之諫生馬晚世之時六國諸侯谿異谷別水絶山隔各自治其境内守其分地握其權柄擅其政令下無方伯上無天子力征爭權勝者為右恃連與國約重致剖信符結遠援以守其國家持其社稷故縱横修短生馬申子者韓昭釐之佐韓晉別國也地墽民險而介於大國之間晉國之

故禮未滅韓國之新法重出先君之令未收時君之令又下新故相反前後相繆百官背亂不知所用故刑名之書生焉秦國之俗貪狠彊力寡義而趨利可威以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勸以賞而不可厲以名被險而帶河四塞以為固地利形便畜積殷富孝公欲以虎狼之勢而吞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若劉氏之書觀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權事而立制度形而施宜原道之心合三王之風以儲與扈冶玄眇之中精搖靡覽棄其畛挈斟

其淑静以統天下理萬物應變化通殊類非循一跡之路守一隅之指拘繫牽連於物而不與世推移也故置之尋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窕

蕭統陶淵明集序　夫自衒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不忮不求者明達之用心是以聖人韜光賢人遁世其故何也含德之至莫踰於道親己之切無重於身故道存而身安道亡而身害處百齡之内居一世之中倐忽比之白駒寄遇謂之逆旅宜乎與大塊而盈虛隨中和而任

放豈能慼慼勞於憂畏汲汲役於人間齊謳趙女之娱八珍九鼎之食結駟連騎之榮侈袂執圭之貴樂既樂矣憂亦隨之何倚伏之難量亦慶弔之相及智者聖人居之甚履薄氷愚夫貪士競之若洩尾閭玉之在山以見珍而終破蘭之生谷雖無人而自芳故莊周垂釣於濠伯成躬耕於野或貨海東之藥草或紡江南之落毛譬彼鴛雛豈競鳶鴟之肉猶斯雜縣寧勞文仲之牲至于子常甯喜之倫蘇秦衛鞅之匹死之而不疑甘之而

不悔主父偃言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卒如其言豈不痛哉又楚子觀周受折於孫滿霍侯驂乘禍起於負芒饕餮之徒其流甚衆唐堯四海之主而有汾陽之心子晉天下之儲而有洛濱之志輕之若脫屣視之若鴻毛而況於他人乎是以至人達士因以晦迹或懷釐而謁帝或被褐而負薪鼓楫清潭棄機漢曲情不在於衆事寄衆事以忘情者也有疑陶淵明詩篇篇有酒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爲迹者也其文章不羣辭彩精拔

跌宕昭彰獨超衆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横素波而傍流干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加以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為恥不以無財為病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汙隆孰能如此乎余素愛其文不能釋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時故加搜校粗為區目白璧微瑕惟在閑情一賦揚雄所謂勸百而諷一者卒無諷諫何足揺其筆端惜哉亡是可也并粗點定其傳編之於錄嘗謂有能觀淵明之文者馳競之情遣鄙

吝之意祛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豈止仁義可蹈抑乃爵祿可辭不必傍游泰華遠求柱史此亦有助於風教也

王羲之蘭亭序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

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晤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間已為陳迹猶不能不以之興懷況修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

因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故列敘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郭璞方言序　蓋聞方言之作出乎輶軒之使所以巡遊萬國采覽異言車軌之所交人迹之所蹈靡不畢載以為奏籍周秦之季其業隳廢莫有存者暨乎揚生沈淡其志歷載構綴乃就斯文是以三五之篇著而獨鑒之功顯故可不出戶庭而坐照四表不勞疇咨而物來

能名考九服之逸言標六代之絶語類離詞之指韻明乖途而同致辨章風謡而區分曲通萬殊而不雜真洽見之奇書不刋之碩記也余少玩雅訓旁味方言復為之解觸事廣之演其未及摘其謬漏庶以燕石之瑜補琬琰之瑕俾後之瞻涉者可以廣寤多聞耳

應劭風俗通序　昔仲尼没而微言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重遭戰國約從連横好惡殊心真偽紛争故春秋分為五詩分為四易有數家之傳並以諸子百家之言

紛然殽亂莫知所從漢興儒者競復比誼會意為之章句家有五六皆析文便辭彌以馳遠綴文之士雜襲龍鱗訓詁說難轉相陵高積如丘山可謂繁富者矣而至於俗間行語衆所共傳積非習貫莫能原察今王室大壞九州幅裂亂靡有定生民無幾私懼後進益以迷昧聊以不才舉爾所知方以類聚凡一十卷謂之風俗通義言通於流俗之過謬而事該之於義理也風者天氣有寒煖地形有險易水泉有美惡草木有剛柔也俗者

含血之類像之而生故言語歌謳異聲鼓舞動作殊形或直或邪或善或淫也聖人作而均齊之咸歸於正聖人廢則還其本俗尚書天子廵狩至于岱宗覲諸侯見百官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俗孝經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傳曰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户異政人殊服由此言之為政之要辯風正俗最其上也周秦常以歲八月遣輶軒之使求異代方言還奏籍之藏於祕室及嬴氏之亡遺脫漏棄無見之者蜀人嚴君平有千餘言林

閭翁孺才有梗概之法揚雄好之天下孝廉衛卒交會周章質問以次注續二十七年爾乃治正凡九千字其所發明猶未若爾雅之閎麗也張竦以為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予實頑闇無能述演豈敢比隆於斯人哉顧惟述作之功故聊光啓之耳昔客為齊王畫者王問畫孰最難孰最易曰犬馬最難鬼魅最易犬馬旦暮在人之前不類不可類之故難鬼魅無形無形者不見不見故易今俗語云浮淺然賢愚所共咨論有似犬馬其為難

矣并綜事宜於今者孔子稱辛苟有過人必知之俾諸

明哲幸詳覽焉

曾鞏新序目錄序　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風俗益

九州之廣萬民之衆千歳之逺其教既明其政既成之

後所守者一道所傳者一説而已故詩書之文歴世數

十作者非一而言未嘗不相爲終始化之如此其至也

當是之時異行者有誅異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備

也故二帝三王之際及其中間嘗更衰亂而餘澤未熄

之時百家衆說未有能出其閒者也及周之末世先王之教化法度既廢餘澤既熄世之治方術者益得其一偏故人奮其私意家尚其私學者蠭起於中國皆明其所長而昧其所短矜其所得而諱其所失天下之士各自爲方而不能相通世人之不復知夫學之有統道之有歸也先王之遺文雖在皆絀而不講況至於秦爲世所大禁哉漢興六藝皆得於散絶殘脫之餘世復無先王之道以一

之者諸儒茍見傳記百家之言皆恱而嚮之故先王之道為衆說之所蔽闇而不明鬱而不發而怪奇可喜之論各師異見皆自名家者誕漫於中國一切不異於周之末世其獘至於今尚在也自斯以来天下學者知折衷於聖人而能純於道德之美者揚雄氏惑可耳如向之徒皆不免為衆說之蔽而不知有折衷者也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漢之士豈獨無

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哉亦其出於是時者豪傑之士少故不能特起於流俗之中絶學之後也葢向之序此書於今最爲近古雖不能無失然遠至舜禹而次及於周秦以來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往往而在也要在慎取之而已故臣既惜其不可見者而校其可見者特詳焉亦足以知臣之攻其失豈好辯哉臣之所不得已也

蘇軾六一居士集序　夫言有大而非誇達者信

之衆人疑焉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予距楊墨葢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喪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誇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天下以為是固然而不知其功孟子既没有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趨利殘民以厚主其說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僥倖一切之

功靡然從之而世無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葢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為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太史公曰葢公言黃老

賈誼晁錯明申韓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為之予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況衆人乎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子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葢庶幾焉愈之後三百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

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悅者譁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佑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顏納諫為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為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

使之歐陽子没十有餘年士始為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真識者憂之頼天子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詩文七百六十一篇於其子棐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予言也天下之言也歐陽子韓修字永叔既老自謂六一居士云

贈言七則

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網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

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

魯南宫敬叔言於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乗車兩馬一竪子俱適周問禮葢見老子云辭去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為人子者毋以有已為人臣者毋以有已孔子自周反於魯弟子稍益進焉

曾子從孔子於齊齊景公以下卿禮聘曾子固辭將行晏子送之曰吾聞君子贈人以財不若以言今夫蘭本三年湛之以鹿醢既成則易以匹馬非蘭本美也願子詳其所湛既得所湛亦求所湛吾聞君子居必擇處遊必擇土居必擇處所以求士也遊必擇土所以脩道也吾聞反常移性者欲也故不可不慎也子路將行辭於仲尼曰贈汝以車乎以言乎子路曰請以言仲尼曰不彊不遠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復不恭無禮慎此

五者可以長久矣

子路行辭於仲尼曰敢問新交取親若何言寡可行若何長為善士而無犯若何仲尼曰新交取親其忠乎言寡可行其信乎長為善士而無犯其禮乎

平原君謂平陽君曰公子牟游於秦且東而辭應侯應侯曰公子將行矣獨無以教之乎曰且微君之命命之也臣故且有効於君夫貴不與富期而富至富不與粱肉期而粱肉至粱肉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

死亡期而死亡至累世以前坐此者多矣應侯曰公子之所以教之者厚矣僕得聞此不忘於心願君之亦勿忘也平陽君曰敬諾

韓愈送許郢州序　愈嘗以書自通於于公累數百言其大要言先達之士得人而託之則道德彰而名問流後進之士得人而託之則事業顯而爵位通下有矜乎能上有矜乎位雖恒相求而不相遇于公不以其言為不可復書曰足下之言是也于公身居方伯之尊蓄不世之材而能與卑鄙庸陋相應答如影響是非忠乎君而樂乎善以國家之務為已任者乎愈雖不敢私其大恩抑不

可不謂之知已恒矜而誦之情已至而事不從小人之所不為也故於使君之行道刺史之事以為于公贈凡天下之事成於自同而敗於自異為刺史者嘗私於其民不以實應乎府為觀察使者恒急於其賦不以情信乎州縣是刺史不安其官觀察使不得其政財已竭而斂不休人已窮而賦愈急其不去為盜也亦幸矣誠使刺史不私於其民觀察使不急於其賦刺史曰吾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惠不可以獨厚觀察使亦曰某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斂不可以獨急如是而政不均令不行者未之有也其前之言者于公

既已信而行之矣今之言者其有不信乎縣之於州猶州之於府也有以事乎上有以臨乎下同則成異則敗者皆然也非使君之賢其誰能信之愈於使君非燕遊一朝之好也故其贈行不以頌而以規

贈崔復州序　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以下數十人其禄足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大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苟有不得其所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

鮮矣況能自辯於縣吏乎能自辯於縣吏者鮮矣況能自辯於刺史之庭乎由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不宣賦有常而民産無恒水旱癘疫之不期民之豐約懸于州縣令不以言連帥不以信民就窮而斂愈急吾見刺史之難爲也崔君爲復州其連帥則于公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爲者將在於此乎愈甞辱于公之知而舊游於崔君慶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於是乎言

自解十一則

蘇代謂燕昭王曰今有人於此孝如曾參孝已信如尾生高廉如鮑焦史䲡兼此三行以事王奚如王曰如是足矣對曰足下以為足則臣不事足下矣臣且處無為之事歸耕乎周之上地耕而食之織而衣之王曰何故也對曰孝如曾參孝已則不過養其親耳信如尾生高則不過不欺人耳廉如鮑焦史䲡則不過不竊人之財耳今臣為進取者也臣以為廉不與身俱達義不與生

俱立仁義者自完之道也非進取之術也王曰自憂不足乎對曰以自憂為足則秦不出殽函齊不出營丘楚不出疏章三王代位五霸改政皆以不自憂故也若自憂而足則臣亦周之負籠耳何為煩大王之廷耶昔者楚取章武諸侯北面而朝秦取西山諸侯西面而朝曩者使燕毋去周室之上則諸侯不為別馬而朝矣臣聞之善為事者先量其國之大小而揆其兵之彊弱故功可成而名可立也不能為事者不先量其國之大小不

揆其兵之彊弱故功不可成而名不可立也今王有東嚮伐齊之心而愚臣知之王曰子何以知之對曰矜戟砥劍登丘東嚮而歎是以愚臣知之今夫烏獲舉千鈞之重行年八十而求扶持故齊雖彊國也西勞於宋南罷於楚則齊軍可敗而河間可取燕王曰善吾請拜子為上卿奉子車百乘子以此為寡人東游於齊何如對曰足下以愛之故與何不與愛子與諸舅叔父負牀之孫不得而乃以與無能之臣何也王之論臣何如人哉

今臣之所以事足下者忠信也恐以忠信之故見罪於左右王曰安有為人臣盡其力竭其能而得罪者乎對曰臣請為王譬昔周之上地嘗有之其丈夫宦三年不歸其妻愛人其所愛者曰子之丈夫來則且柰何乎其妻曰勿憂也吾已為藥酒而待其來矣已而其丈夫果來於是因令其妾酌藥酒而進之其妾知之半道而立慮曰吾以此飲吾主父則殺吾主父以此事告吾主父則逐吾主母與殺吾主父逐吾主母者寧佯躓而覆之

於是因佯僵而仆之其妻曰為子之遠行來之故為美酒今妾奉而仆之其丈夫不知縛其妾而笞之故妾所以笞者忠信也今臣為足下使於齊恐忠信不諭於左右也臣聞之曰萬乘之主不制於人臣十乘之家不制於衆人匹夫徒步之士不制於妻妾而又況於當時之賢主乎臣請行矣願足下之無制於羣臣也

梁孝王景帝母弟竇太后愛之令得自請置相二千石出入遊戲僭於天子天子聞之心弗善也太后知帝不

善乃怒梁使者弗見案責王所為韓安國為梁使見大長公主而泣曰何梁王為人子之孝為人臣之忠而太后曾弗省也夫前日吴楚齊趙七國反時自關以東皆合從西鄉惟梁最親為艱難梁王念太后帝在中而諸侯擾亂一言泣數行下跪送臣等六人將兵擊卻吴楚吴楚以故兵不敢西而卒破亡梁王之力也今太后以小節苛禮責望梁王梁王父兄皆帝王所見者大故出稱蹕入言警車旗皆帝所賜也即欲以侘鄙縣驅馳國

中以令諸侯令天下盡知太后帝愛之也今梁使來輒案責之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為何梁王之為子孝為臣忠而太后弗恤也大長公主具以告太后太后喜曰為言之帝言之帝心乃解而免冠謝太后曰兄弟不能相教乃為太后遺憂悉見梁使厚賜之其後梁王益親驩太后長公主更賜安國可直千餘金名由此顯結于漢

鄒陽獄中上梁王書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

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者荊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昭王疑之夫精誠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為世所疑是使荊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熟察之昔玉人獻寶楚王刖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無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

胥鴟夷臣始不信迺今知之願大王熟察少加憐焉語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荊軻首以奉丹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却齊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為燕尾生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惡之於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於魏

文侯文侯投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折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喜臏脚於宋卒相中山范雎摺脇折齒於魏卒為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身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道路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於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

者豈素宦於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意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奸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信子冉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也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彊威宣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明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為昆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為讐敵朱象管

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霸不足侔而三王易為比也是以聖王覺悟捐子之之心而不説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晉文公親其讐而彊霸諸侯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殷勤誠嘉於心此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彊天下而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霸中國遂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

辭三公為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隳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犬可使吠堯而跖之客可使刺由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路衆莫不按劒相眄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竒而為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為之容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隋侯之珠夜光之璧秪足結怨而不

見德有人先談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羸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逄比干之意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襲按劒相眄之迹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乎卑辭之語不奪乎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荊軻之說而匕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

天下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何則以其能越拘攣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諂諛之辭牽於帷牆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汙義砥礪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迴車今欲使天下恢廓之士誘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安有

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

馮衍上光武疏　臣伏念高祖之略而陳平之謀毀之則疏譽之則親以文帝之明而魏尚之忠繩之以法則為罪施之以德則為功逮至晚世董仲舒言道德見妬於公孫弘李廣奮節於匈奴見排於衛青此忠臣之常所為流涕也臣衍自惟微賤之臣上無無知之薦下無馮唐之説乏董生之才寡李廣之勢而欲免讒口濟怨嫌豈不難哉臣衍之先祖以忠貞之故成私門之禍而

臣衍復遭擾攘之時值兵革之際不敢回行求時之利事君無傾邪之謀將帥無虜掠之心衛尉陰興敬慎周密内自修敕外遠嫌疑故敢與交通與知臣之貧數欲本業之臣自惟無三益之才不敢處三損之地固讓而不受之昔在更始太原執貨財之柄居倉卒之間據位食禄二十餘年而財産歲狹居處日貧家無布帛之積出無輿馬之飾於今遭清明之時竭力行之秋而怨讎叢興譏議横世盖富貴易為善貧賤難為工也疏遠隴

畝之臣無望高闕之下惶恐自陳以救罪尤

孔僖上章帝疏　臣之愚意以爲凡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虛加誣之也至於孝武皇帝政之美惡顯在漢史坦如日月是爲直説書傳實事非虛謗也夫帝者爲善則天下之善咸歸焉其不善則天下之惡亦萃焉斯皆有以致之故不可以誅於人也且陛下即位以來政教未過而德澤有加天下所見也臣等獨何譏刺哉假使所非實是則固應悛改儻其不當亦宜含容又何罪

馬陛下不推原大數深自爲計徒肆私忿以快其意臣等受戮死即死耳顧天下之人必回視易慮以此闚陛下心自今以後苟見不可之事終莫敢復言者矣臣之所以不愛其死猶敢極言者誠爲陛下深惜此大業陛下若不自惜則臣何頼焉齊桓公親揚其先君之惡以唱管仲然後羣臣得盡其心今陛下乃欲以十世之武帝遠諱實事豈不與桓公異哉臣恐有司卒然見搆銜恨蒙枉不得自敘使後世論者擅以陛下有所方比寧

可復使子孫追掩之乎謹詣闕伏待重誅

皇甫規上順帝疏　四年之秋戎醜蠢戾爰自西州侵及涇陽舊都懼駭朝廷西顧明詔不以臣愚駑急使軍就道幸蒙威靈遂振國命羌戎諸種大小稽首輒移書營郡以訪誅納所省之費一億以上以為忠臣之義不敢告勞故恥以片言自及微效然比方先事庶免罪悔前踐州界先奏郡守孫儁次及屬國都尉李翕督軍御史張稟旋師南征又上涼州刺史郭閎漢陽太守趙熹

陳其過惡執據大辟凡此五臣支黨半國其餘墨綬下至小吏所連及者復有百餘吏託報將之怨子思復父之恥載贄馳車懷糧步走交搆豪門競流謗讟云臣私報諸羌謝其錢貨若臣以私財則家無擔石如物出於官則文簿易考就臣愚惑信如言者前世尚遺匈奴以宮姬鎮烏孫以公主今臣但費千萬以懷叛羌則良臣之才略兵家之所貴將有何罪負義違理乎自永初以來將出不少覆軍有五動資巨億有旋車完封寫之權

門而名成功立厚加爵封令臣還督本土糺舉諸郡絶交離親戮辱舊故衆謗陰害固其宜也臣雖汚穢廉潔無聞今已覆没恥痛實深傳稱鹿死不擇音謹冒昧略上

虞詡代陳禪為司隷校尉數月間奏太傅馮石太尉劉熹中常侍程璜陳秉孟生李閏等百官側目號為苛刻三公劾奏詡盛夏多拘繫無辜為吏人患詡上書自訟曰法禁者俗之堤防刑罰者人之御轡今州曰任郡郡

曰任縣更相委遠百姓怨窮以苟容為賢盡節為愚臣所發舉臧罪非一二府恐為臣所奏遂加誣罪臣將從史魚死即以尸諫耳

蔡邕戍邊上章　臣邕被受陛下尤異大恩初由宰府備數典職以叔父故衛尉質時為尚書召拜郎中受詔詣東觀著作遂與羣儒並拜議郎沐浴恩澤承荅聖問前後六年質奉機密趨走目下遂竟端右出相好藩還尹輦轂旬日之中登躡上列父子一門兼受恩寵不能

輸寫心力以效絲髮之功一旦被章陷没辜戮陛下天地之德不忍刀鋸截臣首領得就平罪父子家屬徙充邊方完全軀命喘息相隨非臣無狀所敢復望非臣罪惡所當復蒙非臣辭筆所能復陳臣初決罪雒陽詔獄生出牢戶顧念元初中故尚書郎張俊坐漏泄事當伏重刑已出殺門復聽讀鞠詔書馳救一等輸作左校俊上書謝恩遂以轉徙郡縣促遣徧於吏手不得頃息含辭抱悲無由上達旣到徙所乘塞守烽職在候望憂怖

焦灼無心復能操筆成章致章闕庭誠知聖朝不責臣謝但愚心有所不竟臣自在布衣常以漢書十志下盡王莽而世祖以來唯有紀傳無續志者臣所師事故大傅胡廣知臣頗識其門户略以所有舊事與臣雖未備悉粗見首尾積累思維二十餘年不在其位非外吏庶人所得擅述天誘其衷得備著作郎建言十志皆當撰録遂與議郎張華等分受之所使元順難者皆以付臣先治律歷以籌筭為本天文為驗請太師舊注考校連

年往往頗有差舛當有增損乃可施行為無窮法道至深微不敢獨議郎中劉洪密於用筭故臣表上洪與共參思圖牒尋繹適有頭角會臣被罪遂放邊野臣竊自痛一為不善使史籍所闕胡廣所校二十年之思中道廢絕不得究竟慺慺之情猶以結心不能違望臣初欲須刑竟乃因縣道具以狀聞今年七月九日匈奴始攻郡鹽池縣其時鮮卑連犯雲中五原一月之中烽火不絕不言四夷相與合謀所圖廣遠恐遂為變不知所濟

郡縣咸懼不守朝旦臣所在孤危懸命鋒鏑湮滅土灰呼吸無期誠恐所懷隨軀腐朽抱恨黃泉遂不設施謹先顛踣科條諸志臣欲制刪定者一所當接續者四前志所無臣欲著者三及經典羣書所宜捃摭本奏詔書所當依據分別首目并書章左臣初被考妻子并竄亡失文書無所案請加以惶怖愁恐思念荒散十分不得識一所識者又恐謬誤觸冒死罪披散愚情顧下東觀推求諸奏參以璽書以補綴遺闕昭明國體章聞之後

雖肝腦流離白骨剖破無所復恨惟陛下省察
曹操迎天子都許乃下詔書責袁紹以地廣兵多而專
自樹黨不聞勤王之師而但擅相討伐紹上書 臣聞
昔有哀歎而霜隕悲哭而崩城者每讀其書謂為信然
於今況之乃知妄作何者臣出身為國破家立事至於
懷忠獲釁抱信見疑晝夜長吟剖肝泣血曾無崩城隕
霜之應故鄒衍杞婦何能感徹臣以負薪之資拔于陪
隷之中奉職憲臺擢授戎校常侍張讓等滔亂天常侵

奪朝威賊害忠德扇動奸黨故大將軍何進忠國疾亂義心赫怒以臣頗有一介之節可責以鷹犬之功故授臣以督司諮臣以方略臣不敢畏憚彊禦避禍求福與進合圖事無違異忠策未盡而元帥受敗太后被質宫室焚燒陛下聖德幼沖親遭厄困時進既被害師徒喪沮臣獨將家兵百餘人抽戈承明竦劒翼室虎叱羣司奮擊凶醜曾不浹辰罪人斯殄此誠愚臣效命之一驗也會董卓乘虚所圖不軌臣父兄親從並當大位不憚

一室之禍茍惟寧國之義故遂解節出奔創謀河外時卓方貪結外援招悦英豪故即位勃海申以軍號則臣之與卓未有纖芥之嫌若使茍欲滑泥揚波偷榮求利則進可以饗竊禄位退無門户之患然臣愚所守志無傾奪故遂引會英雄興師百萬飲馬孟津歃血漳河會故冀州牧韓馥懷挾逆謀欲專權埶絶臣軍糧不得踵係至使猾寇肆毒害及一門尊卑大小同日并戮鳥獸之情猶知號呼臣所以蕩然忘哀貌無隱戚者誠以忠

臣之節道不兩立顧私懷已不能全功斯亦愚臣破家狥國之二驗也又黄巾十萬焚燒青兖黑山張楊蹈藉冀域臣乃旋師奉辭伐畔金鼓未震狡敵知亡故韓馥懷懼謝咎歸土張楊黑山同時乞降臣時輒承制竊比竇融以議郎曹操權領兖州牧會公孫瓚師旅南馳陸掠北境臣即星駕席卷與瓚交鋒假天之威每戰輒克臣備公族子弟生長京輦頗聞俎豆不習干戈加自乃祖先臣以來世作輔弼咸以文德盡忠得免罪戾臣非

與瓚角戎馬之勢爭戰陣之功者也誠以賊臣不誅春
秋所貶茍云利國專之不疑故冒踐霜雪不憚劬勤實
庶一捷之福以立終身之功社稷未定臣誠恥之太僕
趙岐銜命來征宣明陛下含弘之施蠲除細故與下更
新奉詔之日引師南轅是臣畏怖天威不敢怠慢之三
驗也又臣所上將校率皆清英宿德令名顯達登鋒履
刃死者過半勤恪之功不見書列而州郡牧守競盜聲
名懷持二端優游顧望皆列土錫圭跨州連郡是以遠

近狐疑議論紛錯者也臣聞守文之世德高者位尊倉卒之時功多者賞厚陛下播越非所洛邑之祀海内傷心志士憤惋是以忠臣肝腦塗地肌膚橫分而無悔心者義之所感故也今賞加無勞以攜有德杜黜忠功以疑眾望斯豈腹心之遠圖將乃讒慝之邪説使之然也臣爵為通侯位二千石殊恩厚德臣既叨之豈敢闚覬重禮以希彤弓旅矢之命哉誠傷偏裨列校勤不見紀盡忠為國翫成重愆斯蒙恬所以悲號於邊獄白起歔

敘於杜郵也太傅曰磾位為師保任配東征而秏亂王命寵任非所凡所舉用皆衆所捐棄而容納其策以為謀主令臣骨肉兄弟還為讐敵交鋒接刃搆難滋甚臣雖欲釋甲投戈事不得已誠恐陛下日月之明有所不照四聰之聽有所不聞乞下臣章洛之羣賢使三槐九棘議臣罪戾若以臣今行權為釁則桓文當有誅絶之刑若以衆不討賊為賢則趙盾可無書弑之貶矣臣雖小人志守一介若使得申明本心不愧先帝則伏首歐

刀褰衣就鑊臣之願也惟陛下垂尸鳩之平絶邪諂之論無令愚臣結恨三泉

王浚承制以裴憲為尚書懐帝時王浚為石勒所破棗嵩等莫不謝罪軍門貢賂交錯惟憲及荀綽恬然私室勒素聞其名而謂之曰王浚虐暴幽州人鬼同疾孤恭行乾憲拯兹黎元羇舊咸歡慶謝交路二君齊惡傲威誠信岨絶防風之戮將誰歸乎憲神色侃然泣而對曰臣等世荷晉榮恩遇隆重王浚凶麄醜正尚晉之遺

藩雖欣聖化義岨誠心且武王伐紂表商容之閭未聞商容在倒戈之例也明公既不欲以道化厲物必於刑忍為始者防風之戮臣之分也請就辟有司不拜而出勒深嘉之待以賓禮勒乃簿王浚官寮親屬皆貲至巨萬惟憲與荀綽家有書百餘袠鹽米各十數斛而已勒聞之謂其長史張賓曰名不虛也吾不喜得幽州喜獲二子署從事中郎

江淹詣建平王上書　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

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臺下官每讀其書未嘗不廢卷流涕何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信而見疑貞而爲戮是以壯夫義士伏死而不顧者此也下官聞仁不可恃善不可依謂徒虛語乃今知之伏願王鑒停左右少加憐察下官本蓬戶桑樞之人布衣韋帶之士退不飾詩書以驚愚進不買名聲於天下日者謬得升降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殿何嘗不局影凝嚴側身扃禁者乎竊慕大王之義復爲門下之賓備鳴盜淺術之餘

豫三五賤伎之末大王恵以恩光顧以顔色實佩荆卿黄金之賜竊感豫讓國士之分矣常欲結纓伏劒少謝萬一剖心摩踵以報所天不圖小人固陋坐貽謗歟迹墮煕憲身限幽圄履影弔心酸鼻痛骨下官聞虧名為辱虧形次之每一念來忽若有遺加以涉旬月迫季秋天光沈陰左右無色身非木石與獄吏為伍此少卿所以仰天搥心泣盡而繼之以血者也下官雖乏鄉曲之譽然嘗聞君子之行矣其上則隱於簾肆之間卧於巖

石之下次則結綬金馬之庭高議雲臺之上退則虜南越之君繫單于之頸俱啓丹冊並圖青史寧當爭分寸之末競錐刀之利哉下官聞積毀銷金積讒磨骨遠則直生取疑於盜金近則伯魚被名於不義彼之二子猶或如是況在下官焉能自免昔上將之恥絳侯幽獄名臣之羞史遷下室至如下官當何言哉夫以魯連之智辭祿而不返接輿之賢行歌而忘歸子陵閉關於東越仲蔚杜門於西秦亦良可知也若使下官事非其虛罪

得其實亦當鉗口吞舌伏匕首以殞身何以見齊魯奇節之人燕趙悲歌之士乎方今聖歴欽明天下樂業青雲浮洛榮光塞河西泊臨洮狄道北距飛狐陽原莫不浸仁沐義晧景飲醴而下官抱痛圜門含憤獄戶一物之微有足悲者仰惟大王少垂明白則梧丘之魂不愧於沈首鵠亭之鬼無恨於灰骨不任肝膽之切敬因執事以聞

經濟類編卷五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經濟類編卷五十三 四

詳校官中書臣瞿 照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 琪

校對官侍讀臣張 燾

謄録監生臣魏繩曾

經濟類編卷五十三

明 馮琦馮瑗 撰

文學類七

設論十八則

宋玉對楚王問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寛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

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鯤鳳凰上擊九千里絶雲霓負蒼天翺翔乎杳冥之上夫藩籬之鷃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鯤魚朝發崑崙之墟暴鬐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鯤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

琦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為哉

漢東方朔非有先生論　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能稱往古以廣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然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恠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於衆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吳地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鍾鼓之音虛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於茲矣今先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譽竊為先

生不取也盖懐能而不見是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吳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先生曰於戲可乎哉談何容易夫談者有悖於目而拂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或有悅於目順於耳快於心而毁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矣吳王曰何為其然也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先生試言寡人將覽焉先生對曰昔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

主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為君之榮除主之禍也今則不然反以為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果紛然傷於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為天下笑故曰談何容易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諂之人並進遂及飛廉惡來革等二人皆詐偽巧言利口以進其身陰奉彫瑑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為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弛國家為墟殺戮賢臣親近讒夫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此之謂也故卑身賤體說色微辭愉愉呴呴終無益於主上之治即志士仁人不忍為也將儼然作矜莊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人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則忤於邪主之心歷於衰世之法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之間積土為室編蓬為戶彈琴其中以詠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是以伯夷叔齊避周餓於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然易容捐薦去几危坐而聽先生

曰接輿避世箕子披髮佯狂此二子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聖主得賜清讌之間寛和之色發憤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體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蒙耻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太公釣於渭之陽以見文王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以廣其下本仁祖義褒有德禄賢能誅惡亂總遠方一統類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

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主臣子之職既加矣於是裂地定封爵為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俛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頤曰嗟乎余國之不亡也綿綿連連殆哉世之不絶也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才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省庖廚去侈靡卑宮館

壊苑囿墳池塹以與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藏賑貧窮存
耆老恤孤獨薄賦斂省刑罰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
大治陰陽調和萬物咸得其宜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饑
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囹圄空虛鳳凰來集麒麟
來郊甘露既降朱草萌芽遠方異俗之人嚮風慕義各
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而
君人者莫肯為也臣愚竊以為過故詩曰王國克生惟
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答客難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身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記著於竹帛脣腐齒落服膺而不可釋好善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為智能海内無雙即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固非子之所能知彼一時

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
侯不朝力政爭權相擒以兵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得
士者強失士者亡故說得行焉自處尊位珍寶充內外
有倉廩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德流天下
震慴諸侯賓服連四海之外以為帶安於覆盂天下平
均合為一家動發舉事猶運之掌賢與不肖何以異哉
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
則苦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

之則向深淵之下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夫天下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馳說並進輻輳者不可勝數悉力慕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户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傳曰天下無害雖有聖人無所施其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脩身乎哉詩曰鼓鐘于宮聲聞於外鶴鳴九臯聲聞于天苟能脩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逢文王

得信其說封于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所以日夜孳孳修學敏行而不敢怠也譬若鶺鴒飛且鳴矣傳曰天不為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為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為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纊充耳所以塞聰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枉而直之使

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葢聖人之教化如此欲其自得之則敏且廣矣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塊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於予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酈食其之下齊説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内定國家安是遇其時者也子又何恠之耶語曰以筦窺天以蠡測海以莛撞鍾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

發其音聲哉由是觀之譬猶鼱鼩之襲狗孤豚之咋虎至則靡耳何功之有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

揚雄解嘲

客嘲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不生則已生必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珪儋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吾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

如耀星舌如電光一從一橫論者莫當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扶踈獨説四十餘萬言深者入黄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細者入無間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黄門意者元得無尚白乎何為官之拓落也揚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往者周網解結羣鹿爭逸離為十二合為六七四分五剖並為戰國士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翮恣意所存故或自盛以橐或鑿坏以遁

是故鄒衍以頡頏而取世資孟軻雖連蹇猶為萬乘師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後陶塗東南一尉西北一候徽以糾墨制以鑽鈇散以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于八區家家自以為稷契人人自以為臯陶戴縱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當塗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旦握權則為卿相夕失勢則為匹夫譬若江湖之崖渤澥之島乘鴈集不為之多雙鳧飛

不為之少昔三仁去而殷墟二老歸而周熾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越霸五羖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范雎以折摺而危穰侯蔡澤以噤吟而笑唐舉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無所患故世亂則賢哲馳騖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傅或倚夷門而笑或橫江潭而漁或七十說而不遇或立談而封侯或枉千乘於陋巷或擁篲

而先驅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窒隙蹈瑕而無所詘也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羣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同聲欲步者擬足而投跡嚮使上世之士處乎今世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閵罷又安得青紫且吾聞之炎炎者滅隆隆者絶觀雷觀火為盈為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攫挐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高危自守

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静游神之庭惟寂惟漠守徳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今子乃以鴟梟而笑鳳凰執蝘蜓而嘲龜龍不亦病乎子之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病甚不遇俞跗與扁鵲也悲夫客曰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范蔡以下何必玄哉揚子曰范雎魏之亡命也折脇摺髂免於徽索翕肩蹈背扶服入槖激卬萬乘之主介涇陽抵穰侯而代之當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顉頤折頞涕唾流沫

西捫強秦之相搤其咽而亢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時也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洛陽婁敬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于枹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呂刑靡敝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故有造蕭何之律於唐虞之世則悖矣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繆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

狂矣夫蕭規曹隨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響若坻隤雖其人之贍智哉亦會其時之可為也故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若夫藺生收功於章臺四皓采榮於南山公孫創業於金馬驃騎發跡於祁連司馬長卿竊貲於卓氏東方朔割炙於細君僕誠不能與此數子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解難　客難揚子曰凡著書者為衆人之所好也美味期乎合口工聲調於比耳今吾子乃抗辭幽說閎意眇

指獨馳騁於有亡之際而陶冶大鑪旁薄羣生歷覽者茲年矣而殊不寤亶費精神於此而煩學者於彼譬畫者畫於無形弦者放於無聲殆不可乎揚子曰俞若夫閎言崇議幽微之塗蓋難與覽者同也昔人有觀象於天視度於地察法於人者天麗且彌地普而深昔人之辭迺玉迺金彼豈好為艱難哉勢不得已也獨不見夫翠虬絳螭之將登乎天必聳身於蒼梧之淵不階浮雲翼疾風虛舉而上升則不能撠膠葛騰九閎日月之經

不千里則不能燭六合燿八紘泰山之高不嶕嶢則不能浡滃雲而散歊蒸是以宓羲氏之作易也綿絡天地經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錯其象而彖其辭然後發天地之藏定萬物之基典謨之篇雅頌之聲不温純深潤則不足以揚鴻烈而章緝熙蓋胥靡為宰寂寞為尸大味必淡大音必希大語叫叫大道低回是以聲之眇者不可同於衆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混于世俗之目辭之衍者不可齊於庸人之聽今夫弦者高張急徽追

趍逐畜則坐者不期而附矣試為之施咸池揄六莖發簫韶詠九成則莫有和也是故鍾期死伯牙絶絃破琴而不肯與衆鼓獲人亡則匠石輟斤而不敢妄斲師曠之調鍾俟知音者之在後也孔子作春秋幾君子之前睹也老聃有遺言貴知我者希此非其操歟

班固賓戲　賓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一定之論烈士有不易之分亦云名而已矣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夫德不得後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獨彰是以聖

哲之治棲棲遑遑孔席不暖墨突不黔由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列之餘事耳今吾子幸遊帝王之世躬帶紱冕之服浮英華湛道德讎龍虎之文舊矣卒不能攄首尾奮翼鱗振拔洿塗跨騰風雲使見之者影駭聞之者響震徒樂枕經藉書紆體衡門上無所蒂下無所根獨攄意乎宇宙之外銳思於毫芒之内潛神默記縆以年歲然而器不賈於當已用不效於一世雖馳辯如波濤摛藻如春華猶無益於殿最也意者且

運朝夕之策定合會之計使存有顯號亡有美謚不亦優乎主人逌爾而笑曰若賓之言所謂見世利之華闇道德之實守窔奥之熒燭未仰天庭而覩白日也曩者王塗蕪穢周失其馭侯伯方軌戰國橫騖於是七雄虓闞分裂諸夏龍戰虎爭遊說之徒風颮電激並起而救之其餘焱飛景附霅煜其間者蓋不可勝載當此之時搦朽磨鈍鉛刀皆能一斷是故魯連飛一矢而蹶千金虞卿以顧眄而捐相印夫啾發投曲感耳之聲合之律

度淫𨁝而不可聽者非韶夏之樂也因勢合變偶時之會風移俗易乖迕而不可通者非君子之法也及至從人合之衡人散之亡命漂説羈旅騁辭商鞅挾三策以鑽孝公李斯奮時務而要始皇彼皆躡風塵之會履顛沛之勢據徼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貴朝為榮華夕而顦頓福不盈眥禍溢於世凶人且以自悔况吉士而是頼乎且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僞立韓設辨以徼君呂行詐以賈國説難既遒其身乃囚秦貨既貴厥宗亦墜

是以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之氣彼豈樂為迂闊哉道不可以二也方今大漢灑掃羣穢夷險芟荒廓帝紘恢皇綱基隆於羲農規廣於黃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函之如海養之如春是以六合之内莫不同源共流沐浴玄德稟仰太和枝附葉著譬猶草木之植山林鳥魚之毓川澤得氣者蕃滋失時者零落參天地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薄哉今吾子處皇代而論戰國曜所聞而疑所覿欲從堥敦而度高乎泰山懷

汎濫而測深乎重淵亦未至也賔曰若夫鞅斯之倫衰周之凶人既聞命矣敢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述於後者默而已乎主人曰何為其然也昔者咎繇謨虞箕子訪周言通帝王謀合神聖殷說夢發於傅巖周望兆動於渭濵齊甯激聲於康衢漢良受書於邳垠皆俟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故能建必然之策展無窮之勲也近者陸子優游新語以興董生下帷發藻儒林劉向司籍辯章舊聞揚雄譚思法言太玄皆及時

君之門閫究先聖之壼奧婆娑乎術藝之場休息乎篇籍之囿以全其質而發其文用納乎聖德烈炳乎後人斯非亞歟若乃伯夷抗行于首陽柳惠降志而辱仕顏耽樂於簞瓢孔終篇於西狩聲盈塞於天淵貞吾徒之師表也且吾聞之一陰一陽天地之方乃文乃質王道之綱有同有異聖哲之常故曰慎修所志守爾天符委命共已味道之腴神之聽之名其舍諸賓又不聞和氏之璧韞於荊石隋侯之珠藏於蚌蛤乎歷世莫眡不知

其將含景曜吐英精曠千載而流光也應龍潛於潢汙魚黿媟之不覩其能奮靈德合風雲超忽荒而躆昊蒼也故夫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先賤而後貴者和隋之珍也時闇而久章者君子之眞也若乃牙曠清耳於管絃離婁眇目於毫分逄蒙絶技於弧矢般輸摧巧於斧斤良樂軼能於相馭烏獲抗力於千鈞和鵲發精於鍼石研桑心計於無垠走亦不任廁技於彼列故密爾自娛於斯文

崔駰達旨　或說己曰易稱備物致用可觀而有所合
故能扶陽以出順陰而入春發其華秋收其實有始有
極爰登其質今子韞櫝六經服膺道術歷世而游高談
有日俯鉤深於重淵仰探達乎九乾窮至賾於幽微測
潛隱之無源然下不步卿相之庭上不登王公之門進
不黨以讚己退不黷於庸人獨師友道德合符囊貞抱
景特立與士不羣蓋高樹靡陰獨木不林隨時之宜道
貴從凡于時太上運天德以君世憲王僚而布官臨雍

泮以恢儒䟽軒冕以崇賢率惇德以厲忠孝揚茂化以砥仁義選利器於良材求鏌鎁於明智不以此時攀台階闚紫闥據高軒望朱闕夫欲千里而咫尺未發蒙竊惑焉故英人乘斯時也猶逸禽之赴深林蝱蚋之趣大沛胡為嘿嘿而久沉滯也荅曰有是言乎子苟欲勉我以世路不知其跌而失吾之度也古者隂陽始分天地初制皇綱云緒帝紀乃設傳序歷數三代興滅昔大庭尚矣赫胥罔識淳樸散離人物錯乖高辛攸降厥趨各

違道無常稽與時張弛失仁為非得義為是君子通變各審所履故士或掩目而淵潛或盥耳而山棲或草耕而僅飽或木茹而長饑或重聘而不來或屢黜而不去或冒詢以干進或望色而斯舉或以役夫發夢於王公或以漁父見兆於元龜若夫紛纘塞路凶虐播流人有昏墊之戹主有疇咨之憂條垂藟蔓上下相求於是乎賢人授手援世之災跋涉赴俗急斯時也昔堯含戚而皐陶謨高祖嘆而子房慮禍不散而曹絳奮結不解而

陳平權及其策合道從克亂弭衡乃將鏤玄珪冊顯功銘昆吾之治勒景襄之鍾與其有事則褰裳濡足冠挂不顧人溺不拯則非仁也當其無以則躡纓整襟規矩其步德讓不修則非忠也是以儉則救俗平則守禮舉以公心不私其體今聖上之育斯人也樸以皇質彫以唐文六合怡怡比屋為仁一天下之眾異齊品類之萬殊參差同量坯冶一陶羣生得理庶績其凝家家有以和樂人人有以自優威械藏而俎豆布六典陳而九刑

措濟茲兆庶出於平易之路雖有力牧之略尚父之厲伊皐不論奚事范蔡夫廣厦成而茂木暢遠求存而良馬縶陰事終而水宿藏塲功畢而大火入方斯之際處士山積學者川流衣裳被宇冠蓋雲浮譬猶衡陽之林岱陰之麓伐尋抱不為之稀蓺拱把不為之數悠悠罔極亦各有得彼採其華我收其實舍之則藏已所學也故進動以道則不辭執珪而秉柱國復静以理則不厭糟糠而安蔾藿夫君子非不欲仕也恥夸毗以求舉非

不欲室也惡登牆而摟處叫呼衒鬻縣旌自表非隋和之寶也暴智耀世因以干祿非仲尼之道也游不倫黨茍以狗己汗血競時利合而友子笑我之沉滯吾亦病子屑屑而不已也先人有則而我弗虧行有枉徑而我非隨臧否在予唯世所議固將因天質之自然誦上哲之高訓詠太平之清風行天下之至順懼吾躬之穢德勤百畝之不耘縶余馬以安行俟性命之所存昔孔子起威於夾谷晏嬰發勇於崔杼曹劌舉節於柯盟卞嚴

克捷於彊禦范蠡錯勢於會稽伍員樹功於柏舉魯連辯言以退燕包胥單辭而存楚唐且華顛以悟秦甘羅童牙而報趙原衰見廉於壺飧宣孟收德於束脯吳札結信於丘木展季効貞於門女顔回明仁於度轂程嬰顯義於趙武僕誠不能編徳於數者竊慕古人之所序

張衡應閒說

有閒余者曰蓋聞前哲首務務於下學上達佐國理民有云為也朝有所聞則夕行之立功立事式昭德音是故伊尹思使君為堯舜而民處唐虞彼

豈虛言而已哉必旌厥素爾咎單巫咸實守王家申伯
樊仲實幹周邦服衮而朝介圭作瑞厥跡不朽垂烈後
昆不亦丕歟且學非以要利而富貴萃之貴以行令富
以施惠惠施令行故易稱以大業賛以文美實由華輿
罷賴彫飾為好人以輿服為榮吾子性德體道篤信安
仁約已博藝無堅不鑽以思世路斯何遠矣曩滯日官
令又原之雖老氏曲全進道若退然行亦以需必也學
非所用術有所仰故臨川將濟而舟楫不存焉徒經思

天衢内昭獨智固合理民之式也故嘗見謗於鄙儒深厲淺揭隨時為義曾何貪於支離而習其孤技邪參輪可使自轉木雕猶能獨飛已垂翅而還故棲盡亦調其機而銛諸昔有文王自求多福人生在勤不索何獲曷若卑體屈己美言以相尅鳴於喬木乃金聲而玉振之用後勲雪前吝倖佷不柔以意誰靳也應之曰是何觀同而見異也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耻禄之不夥而耻智之不博是故藝可學而行可力也天

爵高懸得之在命或不速而自懐或羡斿而不臻求之無益故智者靣而不思阽身以徼幸固貪夫之所爲未得而豫喪也枉尺直尋議者譏之盈欲虧志孰云非羞於心有猜則簋飧餽餔猶不屑餐旌瞀以之意之無疑則兼金盈百而不嫌辭孟軻以之士或解裋褐而襲黼黻或委臿築而據文軒者度德拜爵量績受禄也輸力致庸受必有階渾元初基靈軌未紀吉凶紛錯人用朦黄帝爲斯深慘有風后者是焉亮之察三辰於上跡

禍福於下經緯歷數然後天步有常則風后之為也當少昊清陽之末實或亂德人神襍擾不可方物重黎又相顓頊而申理之日月即次則重黎之為也人各有能因藝受任鳥師别名四叔三正官無二業事不並濟晝長則宵短日南則景北天且不堪兼況以人該之夫玄龍迎夏則陵雲而奮鱗樂時也涉冬則淈泥而潛蟠避害也公旦道行故制典禮以尹天下懼教誨之不從有人之不理仲尼不遇故論六經以俟來辟恥一物之不

知有事之無範所考不齊如何可一夫戰國交爭戎車競驅君若綴旒人無所麗燭武縋而秦伯退師魯連係箭而聊城弛柝從往則合横來則離安危無常要在說夫咸以得人為梟失士為尤故樊噲披帷入見高祖高祖踞洗以對酈生當此之會乃黿鳴而鼈應也故能同心戮力勤恤人隱奄受區夏遂定帝位皆謀臣之由也故一介之策各有攸建子長謀之爛然有第夫女魃北而應龍翔洪鼎聲而軍容息溽暑至而鶉火棲寒冰

沍而黿鼉蟄今也皇澤宣洽海外混同萬方億醜并貿共劑若修成之不暇尚何功之可立立事有三言為下列下列且不可庶矣奚冀其二哉于茲縉紳如雲儒士成林及津者風摅失塗者幽僻遭遇難要趨偶為幸世易俗異事勢乖殊不能通其變而一度以揆之斯契船而求劍守株而伺兔也胃愧逞顧必無仁以繼之有道者所不履也越王勾踐事此故厥緒不永捷徑邪至我不忍以投步干進苟容我不忍以歛肩雖有犀舟勁檝

猶人涉卬否有須者也姑亦奉順敦篤守以忠信得之不休不獲不吝不見是而不惽居下位而不憂允上德之常服馬方將師天老而友地與與之乎高睨而大談孔甲且不足慕焉稱殷彭及周聃與世殊技固孤是求子憂朱泙曼之無所用吾恨輪扁之無所教也子覩木雕獨飛愍我垂翅故棲吾感䖵蠹附鴳悲爾先笑而後號也斐豹以斃督燔書禮至以掖國作銘弦高以牛饟退敵墨翟以榮帶全城貫高以端辭顯義蘇武以秃節

效貞蒲且以飛矰逞巧詹何以沈鉤致精奕秋以棋局
取譽王豹以清謳流聲僕進不能參名於二立退又不
能羣彼數子愍三墳之既頹惜八索之不理庶前訓之
可鑽聊朝隱乎柱史且韞櫝以待價踵顔氏以行止曾
不慊夫晉楚敢告成於知已

蔡邕釋誨　有務世公子誨於華顛胡老曰蓋聞聖人
之大寶曰位故以人守位以財聚人然則有位斯貴有
財斯富行義達道士之司也故伊摯有負鼎之衒仲尼

設執鞭之言甯子有清商之歌百里有豢牛之事夫如是則聖哲之通趣古人之明志也夫子生清穆之世秉醇和之靈覃思典籍韞櫝六經安貧樂賤與世無營沈精重淵抗志高冥包括無外綜析無形其已久矣曾不能拔萃出羣揚芳飛文登天庭叙彝倫掃六合之穢慝清宇宙之埃塵連光芒於白日屬炎氣於景雲時逝歲暮默而無聞小子惑焉是以有云方今聖上寛明輔弼賢智崇英逸偉不墜於地德宏者建宰相而裂土才羙

者荷榮祿而蒙賜盍亦回途要至俛仰取容輯當世之利定不拔之功榮家宗於此時遺不滅之令蹤夫獨未之思耶何為守彼而不通此胡老憮然而笑曰若公子所謂覩曖昧之利而忘昭晳之害專必成之功而忽蹉跌之敗者已公子謖爾斂袂而興曰胡為其然也胡老曰居吾將釋爾昔自太極君臣始基有羲皇之洪寧唐虞之至時三代之隆亦有緝熙五伯扶微勸而撫之於斯以降天網縱人紘弛王塗壞太極陁君臣土崩上下

瓦解於是智者騁詐辯者馳説武夫奮略戰士講銳電駭風馳霧散雲披變詐乖詭以合時宜或畫一策而綰萬金或談崇朝而錫瑞珪連衡者六印磊落合從者駢組流離隆貴翕習積富無涯據巧蹈機以忘其危夫華離蔕而萎條去幹而枯女冶容而淫士背道而辜人毀其滿神疾其邪利端始萌害漸亦芽遨遨方轂夭夭是加欲豐其屋乃蔀其家是故天地否閉聖哲潛形石門守晨沮溺耦耕顔歜抱璞蘧瑗保生齊人歸樂孔子斯

征雍渠驂乘逝而遺輕夫豈傲主而背國乎道不可以傾也且我聞之曰南風至則黃鍾應融風動而魚上氷蕤賓統則微陰萌薫葭蒼而白露凝寒暑相推陰陽代興運極則化理亂相承今大漢紹陶唐之洪烈盪四海之殘災隆隱天之高拆絙地之基皇道惟融帝猷顯丕泯泯庶類含甘吮滋檢六合之羣品濟之乎雍熙羣僚恭已於職司聖主垂拱乎兩楹君臣穆穆守之以平濟濟多士端委縉珽漸鴻盈階振鷺充庭譬猶鍾山之玉

泗濵之石累圭璧不為之盈採浮磬不為之索曩者洪源辟而四隩宅武功定而干戈戢玁狁襄而吉甫宴城濮捷而晉凱入故當其有事也則蓑笠並載擐甲揚鋒不給於務當其無事也則舒紳緩珮鳴玉以步綽有餘裕夫世臣門子埶御之族天隆其祐主豐其祿抱膺從容爵位自從攝須理髯餘官委貴其進取也順傾轉圓不足以喻其便逡巡放屣不足以況其易故百夫有逸羣之才人人有優贍之智童子不問疑於老成瞳矇不

稽謀於先生心恬淡於守高意無為於持盈粲乎煌煌莫非華榮明哲泊焉不失所寧狂擡振蕩乃亂其情貪夫狥財夸者死權瞻仰此事體躁心煩闇謙盈之效迷損益之數騁駑駘於修路慕騏驥而增驅卑俯乎外戚之門乞助乎近貴之譽榮顯未副從而顛踣下獲熏胥之辜高受滅家之誅前車已覆襲軌而騖曾不鑒禍以知畏懼予惟悼哉害其若是天高地厚跼而蹐之怨豈在明患生不思戰戰兢兢必慎厥尤且用之則行聖訓

也舍之則藏至順也夫九河盈溢非一閘所防帶甲百萬非一勇所抗今子責匹夫以清宇宙庸可以水旱而累堯湯乎懼煙炎之毀熸何光芒之敢揚哉且夫地將震而樞星直井無景則日陰食元首寛則望舒朓侯王肅則月側匿是以君子推微達著尋端見緒履霜知氷踐露知暑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消息盈沖取諸天紀利用遭泰可與處否樂天知命持神任已羣車方奔乎險路安能與之齊軌思危難而自豫故在賤而不耻方將

騁馳乎典籍之崇塗休息乎仁義之淵藪盤旋乎孔周之庭宇揖儒墨而與為友舒之足以光四表收之則莫能知其所有若乃丁千載之運應神靈之符闓閶闔乘天衢擁華蓋而奉皇樞納元策於聖德宣太平於中區計合謀從己之圖也勲績不立予之辠也龜鳳山翳霧露不除踊躍草萊祇見其愚不知我者將謂之迂修業思真棄此焉如靜以俟命不斁不渝百歲之後歸乎其居幸其獲稱天所誘也罕漫而已非己咎也昔伯翳綜

聲於鳥語葛盧辨音於鳴牛董父受氏於豢龍奚仲供德於衡輈倕氏興政於巧工造父登御於騂騮非子享土於善圉狼瞫取右於禽囚弓父畢精於筋角佽非明勇於赴流壽王創基於格五東方要幸於談優上官效力於執蓋弘羊據相於運籌僕不能參跡於若人故抱璞而優游於是公子仰首降階忸怩而避胡老乃揚衡含笑援琴而歌歌曰練余心兮浸太清滌穢濁兮存正靈和液暢兮神氣寧情志泊兮心亭亭嗜欲息兮無由

生踔宇宙而遺俗兮眇翩翩而獨征

夏侯湛抵疑　當路子有疑夏侯湛者而謂之曰吾聞有其才而不遇者時也有其時而不遇者命也吾子童幼而岐嶷弱冠而著德少而流聲長而垂名拔萃始立而登宰相之朝揮翼初儀而受卿尹之舉盪典籍之華談先王之言入閶闔躡丹墀染彤管吐洪煇干當世之務觸人主之威有效矣而官不過散郎舉不過賢良鳳棲五期龍蟠六年英耀禿落羽儀摧殘而獨雍容藝文

蕩駘儒林志不輟著述之業口不釋雅頌之音徒費精而耗力勞神而苦心此術亦以薄矣而終莫之辯宜吾子之陸沈也且以言乎才則吾子優矣以言乎時則子之所與二三公者義則骨肉之固交則明道之觀也富於德貴於官其所發明雖叩牛操築之客傭賃抱關之隸負俗懷譏之士猶將登為大夫顯為卿尹於何有寶咳唾之音愛錙銖之力向若垂一鱗回一翼令吾子攀其飛騰之勢挂其羽翼之末猶奮迅於雲霄之際騰驤

於四極之外今乃金口玉音漠然沈默使吾子栖遲窮巷守此困極心有窮志貌有饑色吝江河之流不以濯舟船之畔惜東壁之光不以寓貧婦之目抑非二三公之蔽賢也寔吾子之拙惑也夏侯子曰噫湛也幸有過人必知之矣吾子所以褒飾之大矣斟酌之喻非小醜之所堪也然過承古人之誨抑因子大夫之忝在弊室敢布其腹心豈能隐几以覽其槩乎客曰敢袛以聽夏侯子曰吾聞先大夫孔聖之言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

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四德具而名位不至者非吾任也是以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僕也承門户之業受過庭之訓是以得接冠帶之末充乎士大夫之列頗閲六經之文覽百家之學弱年而入公朝蒙蔽而當顯舉進不能拔羣出萃却不能抗排當世志則乍顯乍昧文則乍幽乍蔚知之者則謂之欲逍遥以養生不知之者則謂之欲遑遑以求達此皆未是僕之所置也僕又聞世有道則士無所執其節黜陟明則下不在

量其力是以當舉而不辭入朝而酬問僕東野之鄙人頑直之陋生也不識當世之便不達朝廷之情不能倚靡容悅出入崎傾逐巧點姸嘔喁辯佞隨羣班之次伏簡墨之後當此之時若失水之魚喪家之狗行不勝衣言不出口安能干當世之務觸人主之威適足以露狂簡而增塵垢縱使心有至言言有偏直此委巷之誠非朝廷之欲也今天子以茂德臨天下以八方六合為四境海内無虞萬國玄靜九夷之從王化猶洪聲之收清

響黎苗之樂函夏若遊形之掊惠景鄉曲之徒一介之士曾諷急就習甲子者皆奮筆揚文議制論道出草茅起林藪御青瑣入金墉者無日不有充三臺之寺盈中書之閣有司不能竟其文當年不能編其籍此執政之所厭聞也若乃羣公百辟卿士常伯被朱佩紫耀金帶白坐而論道者又充路盈寢黄幄玉階之内飽其尺牘矣若僕之言皆糞土之説消磨灰燼垢辱招穢適可充衛士之爨盈掃除之器譬猶投盈寸之膠而欲使江海

易色燒一羽之毛而欲令大鑪增熱若燎原之煙彌天之雲噓之不益其熱翕之不減其氣今子見僕入朝蹔對便欲坐望高位吐言數百便謂崚嶒一世何吾子之失評也僕因脂車以須放秣馬以待刦反耕於枳落歸志乎渦瀨從容乎農夫優游乎卒歲矣古者天子畫土以封羣后羣后受國以臨其邦縣大賞以樂其成列九伐以討其違興衰相形安危相傾故在位者以求賢為務受任者以進才為急今也則九州為一家萬國為百

郡政有常道法有恒訓因循而禮樂自定揖讓而天下大順夫道學之貴游閭邑之搢紳皆高門之子世臣之胄宏風長譽推成而進悠悠者皆天下之彦也諷誥訓傳詩書講儒墨說玄虚僕皆不如也二三公之簡僕於凡庸之肆顯僕於細猥之中則為功也重矣時而清談則為親也周矣且古之君子不知士則不明不安是以居逸而思危對食而肴乾令也則否居位者以善身為靜以寡交為慎以弱斷為重以怯言為信不知士者無

公誹不得士者不私愧彼在位者皆稷契咎益伊呂周
名之倫叔豹仲熊之儔稽古則踰黄唐經綸則越虞夏
蔑昆吾之功嗤桓公之勲抵掀管仲蹉跎晏嬰其逺則
欲升鼎湖近則欲超太平方將保重啚神獨善其身玄
白沖虚仡爾養真雖力挾太山將不舉一羽揚波萬里將
不濯一鱗咳唾成珠玉揮袂出風雲豈肯蹴躃鄙事取
才進人此又吾子之失言子獨不聞夫神人乎噏風飲
露不食五穀登太清遊山嶽靡芝草弄白玉不因而獨

備無假而自足不與人路同嗜欲不與世務齊榮辱故能入無窮之門享不死之年以此言之何待進賢客曰聖人有言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今子值有道之世當太平之會不攘袂奮氣發謀出奇使鳴鶴受和好爵見縻抑乃沈身郎署約志勤早不亦羸哉且伊尹之干成湯甯戚之迕桓公或投己鼎俎或傭身飯牛明廢興之機歌白水之流德入殷王義感齊侯故伊尹起庖廚而登阿衡甯戚出車下而階大夫外無微介內無請謁

矯身擢手徑躡名位吾子亦何不慕賢以自厲希古以慷慨乎夏侯子曰嗚呼是何言歟富與貴是人之所欲非僕之所惡也夫干將之劒陸斷狗馬水截蛟龍而鉛刀不能入泥騏驥騄騮之乘一日而致千里而駑蹇不能邁畝百鍊之鑑别鬚眉之數而壁土不見泰山鴻鵠一舉横四海之區出青雲之外而尺鷃不陵桑榆此利鈍之較優劣之决也夫欲進其身者不過千萬乘而僕已上朝堂答世問不過顯所知而僕已竭心思盡才學

意無雅正可準論無片言可採是以頓於鄙劣而莫之能起也以此言之僕何為其不自銜哉子不嫌僕德之不邵而疑其位之不到是猶反鏡而索照登木而下釣僕未以此為不肖也若乃伊尹負鼎以干湯吕尚隱遊以徼文傅説操築以寤主甯戚擊角以要君此非僕所能也莊周駘蕩以放言君平賣卜以自賢接輿揚狂以蔽身梅福棄家以求仙又非僕之所安也若乃季札抗節於延陵揚雄覃思於太玄伯玉和柔於仕懐柳惠三

紲於士官僕雖不敏竊頗彷彿其清塵

晉皇甫謐釋勸論　客曰蓋聞天以懸象致明地以含

通吐靈故黃鍾次序律呂分形是以春華發萼夏繁其

實秋風逐暑冬氷乃結人道以之應機乃發三才連利

明若符契故士或同升於唐朝或先學於有莘或通夢

以感主或釋釣於渭濵或叩角以干齊或解褐以相秦

或冒謗以安鄭或乘駟以救屯或班荆以求友或借術

於黃神故能電飛景拔超次邁倫騰高聲以奮遠抗宇

宙之清音由此觀之進德貴乎及時何故屈此而不伸令子以英茂之才游精於六藝之府散意於衆妙之門者有年矣既遭皇禪之朝又投禄利之際委聖明之主偶知己之會時清道直可以冲邁此眞吾生濯髪雲漢鴻漸之秋也韜光逐藪含章未曜龍潜九泉硜然執高棄通道之遠由守介人之局操無乃乖於道之趣乎且吾聞招摇昬廻則天位正五教班叙則人理定如今王命切至委慮有司上招迕主之累下致駭衆之疑達者

貴同何必獨異羣賢可從何必守意方今司命並臻饑不待餮振澡皇塗咸秩天官子獨棲遲衡門放形世表遜遯丘園不睨華好惠不加人行不合道身嬰大疢性命難保若其義和促轡大火西傾臨川恨晚將復何階夫貴陰賤璧聖所約也顛倒衣裳明所箴也子其鑒先哲之洪範副聖朝之虛心冲靈翼於雲路浴天池以濯鱗排閶闔步玉岑登紫闥侍北辰翻然景曜雜沓英塵輔唐虞之主化堯舜之人宣刑措之政配殷周之臣銘

功景鍾彜叙彛倫存則鼎食亡為貴臣不亦茂哉而忽金白之輝曜忌青紫之班瞵辭容服之光粲抱弊褐以終年無乃勤乎主人笑而應之曰吁若賔可謂習外觀之暉暉未覩幽人之髣髴也見俗人之不容未喻聖皇之兼愛也循方圓於規矩未知大形之無外也故曰天玄而清地靜而寧含羅萬類旁薄羣生寄生聖世託道之靈若夫春以陽散冬以陰凝泰液含光元氣混蒸衆品仰化誕制殊徽故進者享天禄處者安丘陵是以寒

暑相推四宿代中陰陽不治運化無窮自然分定兩克

厥中二物俱靈是謂大同彼此無怨是謂至通若乃衰

周之末貴詐賤誠牽於權力以利要榮故蘇子出而六

主合張儀入而横勢成廉頗存而趙重樂毅去而燕輕

公叔没而魏敗孫臏刖而齊寧蠡種親而越霸屈子疎

而楚傾是以君無常籍臣無定名損義放誠一虚一盈

故馮以彈劒感主文有反賜之説項奮拔山之力蒯陳

鼎足之勢東郭刼於田榮顔闔耻於見逼斯皆棄禮喪

眞苟榮朝夕之急者也豈道化之本與若乃聖帝之創化也叅德乎三皇齊風乎虞夏欲温温而和暢不欲察察而明切也欲混混若玄流不欲蕩蕩而名發也欲索索而條解不欲契契而繩結也欲芒芒而無垠際不欲區區而分別也欲闇然而內章不欲示白若氷雪也欲醇醇而任德不欲瑣瑣而執法也是以見機者以動成好遯者無所廹故曰一明一昧德道之槩一弛一張合禮之方一浮一沈兼得其眞故上有勞謙之愛下有不

名之臣朝有聘賢之禮野有遯竄之人是以支伯以幽疲距唐李老寄迹於西隣顔氏安陋以成名原憲娱道於至貧榮期以三樂感尼父黔婁定市於布衾干木偃息以存魏荆萊志邁於江岑君平因蓍以著道四皓潛德於洛濱鄭真躬耕以致譽幼安發令乎今人皆持難奪之節執不廻之意遭拔俗之主全彼人之志故有獨定之計者不借謀於衆人守不動之安者不假慮於羣賢故能棄外觀之華通内道之真去顯顯之明路入昧

眛之埃塵宛轉萬情之形表排托虛寂以寄身居無事之宅交釋利之人輕若鴻毛重若泥沈損之不得測之愈深眞吾徒之師表余疾追而不能及者也子議吾失時而駭衆吾亦怪子較論而不折中也夫才不周用衆所斥也寢疾彌年朝所棄也是以胥克之廢丘明列焉伯牛有疾孔子斯歎若黄帝創制於九經岐伯剖腹以蠲腸扁鵲造虢而尸起文摯狥命於齊王醫和顯術於秦晉倉公發祕於漢皇華佗存精於獨識仲景垂妙於

定方徒恨生不逢乎君人故乞命訴乎明王求絶編於
天籙亮我躬之辛苦冀微誠之降霜故侯罪而窮處
郤令先釋譏　或有譏余者曰聞之前記夫事與時並
名與功偕然則名之與事前哲之急務也是故創制作
範匪時不立流稱垂名匪功不記名必須功而乃顯事
亦俟時以行止身没名滅君子所耻是以達人研道探
賾索微觀天運之符表考人事之盛衰辯者馳説智者
應機謀夫演略武士奮威雲合霧集風激電飛量時揆

宜用取世資小屈大伸存公忽私雖尺枉而尋直終揚光以發輝也今三方鼎峙九有未乂悠悠四海嬰於禍敗嗟道義之沈塞愍生民之顛沛此誠聖賢拯救之秋烈士樹功之會也吾子以高朗之才珪璋之質兼覽博闚留心道術無遠不致無幽不悉挺身取命幹茲奧祕躊躇紫闥喉舌是執九考不移有入無出究古今之真偽計時務之得失雖時獻一策偶進一言釋彼官責慰此素餐固未能輸竭忠款盡瀝胷肝排方入直惠彼黎

元俾吾徒草鄙並有聞焉也盍亦緩衡轡回軌易塗輿安駕肆思焉斯徂審厲揭以投濟要夷庚之赫憮播秋蘭以芳世副吾徒之彼圖不亦盛與余聞而歎曰嗚呼有若云乎邪夫人心不同實若其面子雖光麗旣美且艶管闚筳舉守厥所見未可以言八紘之形埒信萬事之精練也或人率爾仰而揚衡曰是何言歟是何言歟余應之曰虞帝以面從為戒孔聖以悅巳為尤若子之言良我所思將為吾子論而釋之昔在鴻荒朦昧肇初

三皇應籙五帝承符爰暨夏商前典攸書姬衰道缺霸者翼扶嬴氏慘虐吞嚼八區於是從横雲起徂詐如星奇邪蠭動智巧萌生或飾真以讐偽或挾邪以干榮或詭道以要上或鬻技以自矜背正崇邪棄直就佞忠無定分義無常經故鞅法窮而慝作斯義敗而姦成呂門大而宗滅韓辯立而身刑夫何故哉利回其心寵耀其目赫赫龍章鑠鑠車服媮幸苟得如反如復淫邪荒迷恣睢自極和鸞未調而身在轅側庭宇未踐而棟折榱

覆天收其精地縮其澤人吊其躬鬼芟其額初升高岡終隕幽壑朝含榮潤夕為枯魄是以賢人君子深圖遠慮畏彼咎戾超然高舉寧曳尾於塗中穢濁世之休譽彼豈輕主慢民而忽於時務哉盖易著行止之戒詩有靖恭之歎乃神之聽之而道使之然也自我大漢應天順民政治之隆皓若陽春俯憲坤典仰式乾文播皇澤以熈世揚茂化之醲醇君臣履度各守厥眞上垂詢納之宏下有匡救之責士無虛華之寵民有一行之迹粲

乎疊疊尚此忠益然而道有隆窊物有興廢有聲有寂有光有翳朱陽否於素秋玄陰抑於孟春羲和逝而望舒係運氣匿而耀靈陳沖質不求桓靈墜敗英雄雲布豪傑蓋世家挾殊議人懷異計故縱橫者欻披其胷狙詐者暫吐其舌也今天綱已綴德樹西隣丕顯祖之宏規縻好爵於士人興五教以訓俗豐九德以濟民肅明祀以初祭幾皇道以輔真雖峙者未一偽者未合聖人垂戒蓋均無貧故君臣協美於朝黎庶欣戴於野動若

重規靜若疊矩濟濟偉彥元凱之倫也有過必知顏子之仁也侃侃庶政冉季之治也鷹揚鷙騰伊望之事也總羣俊之上略含薛氏之三計敷張陳之祕策故力征以勤世援華英而不遑豈暇修枯籜於榛穢哉然吾不才在朝累紀託身所天心焉是恃樂滄海之廣深歎嵩嶽之高峙聞仲尼之贊商感鄉校之益已彼平仲之和羹亦進可而替否故矇誦瞽說時有攸獻譬遒人之有采於市閭游童之吟詠乎疆畔庶以增廣福祥輸力規

諫若其合也則以闇協明進應靈符如其違也自我常分退守巳愚進退任數不矯不誣循性樂天夫何恨諸此其所以既入不出有而若無者也狄屈氏之常醒濁漁父之必醉涵栁季之卑辱褊夷叔之高懟合不以得違不以失得不充詘失不慘悸不樂前以顧軒不就後以慮輊不鬻䰞以干澤不辭侮以忌絀何責之釋何餐之卹何方之排何直之入九考不移固其所執也方今朝士山積髦俊成羣猶鱗介之潛乎巨海毛羽之集乎

鄧林游禽逝不為之尠浮魴臻不為之殷且陽靈幽於唐葉陰精應於商時陽旰請而洪災息桑林禱而甘澤滋行止有道啟塞有期我師遺訓不怨不尤委命恭己我又何辭辭窮路單將反初節綜墳典之流芳尋孔氏之遺藝綴微辭以存道憲先軌而投制韙叔肸之優游美疏氏之遐逝收止足以言歸汎浩然以容商欣環堵以恬娛免咎悔於斯世顧茲心之未泰懼末塗之泥滯仍求激而增憤肆中懷以告誓昔九方考精於至貴秦

牙沈思於殊形薛燭察寶以飛譽猗梁託弦以流聲齊隷拊髀以濟文楚客潛寇以保荆雍門援琴而挾說韓哀秉轡而馳名盧敖翱翔乎玄闕若士竦身於雲清余實不能齊技於數子故乃靜然守已而自寧

東晳玄居釋　束子閒居門人並侍方下帷深譚隱機而咍含毫散藻考撰同異在側者進而問之曰盖聞道尚變通達者無窮世亂則救其紛時泰則扶其隆振天維以贊百務熈帝載而鼓皇風生則率土樂其存死則

宇内哀其終是以君子屈巳伸道不耻於時上國有不索何獲之言周易著躍以求進之辭莘老負金鉉以陳烹割之説齊客當康衢而咏白水之詩今先生既道修藝凝然山峙潛朗通微洽覽深識夜兼亡寐之勤晝騁鑽玄之思曠年累稔不墮其志鱗翼成而愈伏術業優而不試乃欲闔匱辭價泥蟠深處永戢琳琅之耀匿首窮魚之渚當唐年而慕長沮邦有道而反甯武識彼迷此愚竊不取若乃士以拔登進必待求附勢之黨横擢

則林藪之彥不抽丹墀步紈袴之童東野遺白顛之叟盍亦因子都而事博陸憑鷁首以涉洪流蹈翠雲以駭逸龍振光耀以驚沈鰌徒屈蟠於坳井盼天路而不遊學既積而自困夫何為乎祕丘且歲不我與時若奔駟有來無反難得易失先生不知盱豫之誡悔遲而忘夫朋盍之義務疾亦豈登海湄而抑東流之水臨虞泉而招西歸之日徒以曲畏為梏儒學自桎因大道於環堵苦形骸於蓬室豈若託身權戚憑勢假力擇棲芳林飛

不待翼夕宿七娥之房朝享五鼎之食匡三正則泰階平贊五教而玉繩直孰若茹藿餐蔬終身自匿哉束子曰居吾將導爾以君子之道論爾以出處之事爾其明受余訊謹聽余志昔元一既啓兩儀肇立離光夜隱望舒晝戢羽族翔林蠍蛤赴濕物從性之所安士樂志之所執或背豐榮以巖栖或排蘭闥而求入在野者龍逸在朝者鳳集雖其軌迹不同而道無貴賤必安其業交不相羨稷契奮庸以宣道巢由洗耳以避禪同垂不朽

之稱俱入賢者之流參名比譽誰劣誰優何必貪與二八羣而耻為七人之儔乎且道睽而通士不同趣吾竊綴處者之末行未敢聞子之高論將忽蒲輪而不盻夫何權威之云附哉昔周漢中衰時難自託福兆既開患端亦作朝遊巍峩之宮夕墜崢嶸之壑晝笑夜歎晨華暮落忠不足以衛已過不可以預度是以士諱登朝而競赴林薄或毁名自汙或不食其禄比從政於匣笥之龜譬官者於郊廟之犢公孫泣涕而辭相揚雄抗論於

赤族今大晉凞隆六合寧靜蜂蠆止毒熊羆輟猛五刑
勿用八紘備整主無矯肆之怒臣無𩋆纓之請上下相
安率禮從道朝養觸邪之獸庭有指佞之草禍戮可以
忠逃寵禄可以順保且夫進無險懼而惟寂之務者率
其性也兩可俱是而舍彼趣此者從其志也盖無為可
以解天下之紛澹泊可以救國家之急當位者事有所
窮陳策者言有不入翟璜不能回西隣之冦平勃不能
正如意之立干木卧而秦師退四皓起而戚姬泣夫如

是何舍何執何去何就謂山岑之林為芳谷底之莽為臭守分任性唯天所授鳥不假甲於龜魚不借足於獸何必笑孤竹之貧而羡齊景之富恥布衣以肆志寧文裘而拖繡且能約其躬則儋石之畜以豐苟肆其欲則海陵之積不足存道德者則匹夫之身可榮忘大倫者則萬乘之主猶辱將研六籍以訓世守寂泊以鎮俗偶鄭老於海隅匹嚴叟於僻蜀且世以太虚為輿玄鑪為肆神遊莫競之林心存無營之室榮利不擾其覺殷憂

不干其寐捐夸者之所貪收躁者之所棄雜聖籍之荒
蕪總羣言之至一企素履於丘園背纓緌而長逸請子
課吾業於千載無聽吾言於今日也
陳琳應譏　客有譏余者云聞君子動作周旋無所苟
而已矣今主君鍾陰陽之美總賢聖之風固非世人所
能及遭豺狼肆虐社稷隕傾既不能抗節服義與主存
亡而背枉違難耀茲武功徒使震撲山東剁落元元結
疑本朝假拒羣姦使已蒙噂沓之謗而他人受討賊之

勲捐功棄才以徳取怨令賤文徳而貴武勇任權譎而背舊章無乃非至徳之純美而有闕於後人哉主人曰是何言也夫兵之設亦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懲浮慝也夫申鳴違父樂羊食子季友鴆兄周公戮弟猶恐而行之王事所不得已也而況將避讒慝之嫌棄社稷之難愛蹔勞之民忘永康之樂此庸夫猶所不為何有冠世之士哉昔洪水滔天汎濫中國伯禹躬之過門而不入率萬方之民致力乎溝洫及至簫韶九成百獸率舞垂

拱無為而天下宴如夫豈前好勤而後婾樂乎葢以彼勞求斯逸也夫世治則責人以禮世亂則考人以功斯各一時之宜故有論戰陣之權於清廟之堂者則狂矣陳俎豆之器於城濮之墟者則悖矣是以達人君子必相時以立功必揆宜以處事孝靈既喪婞官放禍棟臣殘酷宮室焚火主君乃芟凶族夷惡醜蕩滌朝姦清澄守職也既乃阜為封虵幽鴆帝后强以暴國非力所討違而去之宜也是故天賛人和無思不至用能合師百萬

若運諸掌者義也今主君以寬宏為宇仁惠為廬若地之載如天之燾故當其聞管籥之聲則恐民之病也見羽旄之美則懼士之勞也察稼穡之不時則推民之匱也臨臺觀之崇高則恤役之病也是以虛心恭己取人之謨闢四門廣諫路貴讜言賤巧偽慮不專行功不擅美咨事若不及求愆恐不聞用能使賢智者盡其策勇敢者竭其身故舉無遺策而風烈宿宣也

嵇康卜疑集　有弘達先生者恢廓其度寂寥疏闊方

而不制廉而不割超世獨步懷玉被褐交不苟合仕不
期達常以為忠信篤敬直道而行之可以居九夷遊八
蠻浮滄海踐河源甲兵不足忌猛獸不為患是以機心
不存泊然純素從容縱肆遺忘好惡以天道為一指不
識品物之細故也然而大道既隱智巧滋繁世俗膠加
人情萬端利之所在若鳥之追鸞富為積蠹貴為聚怨
動者多累靜者鮮患爾乃思邱中之隱士樂川上之執
竿也於是遠念長想超然自失郢人既没誰為吾質聖

人吾不得見異聞之於數術乃適太史貞父之廬而訪之曰吾有所疑願子卜之貞父乃危坐揲蓍拂几陳龜曰君何以命之先生曰吾寧發憤陳誠讜言帝庭不屈王公乎將卑懦委隨承旨倚靡為而從乎寧愷悌宏覆施而不得乎將進趣世利苟容偷合乎寧隱居行義推至誠乎將崇飾矯誣養虛名乎寧作逐凶佞守正不傾明否臧乎將傲睨滑稽挾智任術為智囊乎寧與王喬赤松為侶乎將追伊摯而友尚父乎寧隱鱗藏彩若淵

中之龍乎寧舒翼揚聲若雲間之鴻乎寧外化其形內
隱其情屈身隨時陸沈無名雖在人間實處冥冥乎將
激昂為清銳思為精行與世異心與俗并所在必聞恒
營營乎寧寥落閒放無所矜尚彼我為一不爭不讓遊
心皓素忽然坐忘追羲農而不及行中路而惆愴乎將
慷慨以為壯感槩以為亮上干萬乘下凌將相尊嚴其
容高自矯抗常如失職懷恨怏怏乎寧聚貨千億擊鐘
鼎食枕藉芬芳婉孌美色乎將苦身竭力剪除荆棘山

居谷飲倚巖而息乎寧𥮦𥮦奮仲堪二八爲偶排擯共鯀
令失所乎將如箕山之夫頴水之父輕賤唐虞而笑大
禹乎寧如泰山之隱德潛讓而不揚乎將如季札之顯
節義慕爲子臧乎寧如老聃之清淨微妙守玄抱一乎
將如莊周之齊物變化洞達而放逸乎寧如夷吾之不
吝束縛而終在霸功乎將如魯連之輕世肆志高談從
容乎寧如市南子之神勇四固山淵其志乎將如毛公
藺生之龍驤虎步慕爲壯士乎此誰得誰失何凶何吉

時移俗易好貴慕名𥟖文不讓位於柳季公孫不歸美於董生賈誼一當於明主絳灌作色而揚聲況今千龍並馳萬驥徂征紛紜交競逝若流星敢不惟思謀於老成哉太史貞父曰吾聞至人不相違人不卜若先生者文明在中見素表璞内不愧心外不負俗交不為利仕不謀禄鑒乎古今滌情蕩欲夫如是呂梁可以遊湯谷可以浴方將觀大鵬於南溟又何憂於人間之委曲

郭璞客傲　客傲郭生曰王以兼城為寶士以知名為

賢明月不妄映蘭葩豈虛鮮今足下既以抜文秀於叢薈蔭弱根於慶雲陵扶搖而竦翮揮清瀾以濯鱗而響不徹於一皐價不登乎千金傲岸榮悴之際頡頏龍魚之間進不為諧隱退不為放言無沈冥之韻而希風乎嚴光徒費思於鑽味摹洞林乎連山尚何名乎攀驪龍之髯撫翠禽之毛者而不得絶霞肆跨天津者未之前聞也郭生粲然而笑曰鷦鷯不可與論雲翼井蛙難與量海鼇雖然將祛子之惑訊以未悟其可乎乃者地維

中絶乾光墜釆皇運暫回廓祚淮海龍德時乘羣才雲駭譪若鄧林之會逸翰爛若溟海之納奔濤不煩洛嵯之訪不假蒲帛之招羈九有之奇駿咸總之於一朝豈惟豐沛之英南陽之豪昆吾挺鋒驌驦軒髦杞梓競敷蘭蕙爭翹嚶聲冠於伐木援類繫乎拔茅是以水無浪士巖無幽人刈蘭不暇爨桂不給安事錯薪乎且夫窟泉之潛不思雲暈熈氷之采不羨旭晞混光耀於埃靄者亦曷顧滄浪之深秋陽之映乎登降紛於九五淪湧

懸乎龍津蚓蛾以不才陸槁蟒蛇以騰鶩暴鱗連城之寶藏於褐裹三秀雖艷靡千麗采香惡乎芬賁惡乎在是以不塵不冥不驪不辟支離其神憔悴其形形糜則神王迹麤而名生體全者為犧至獨者不孤傲俗者不得以自得黙覺者不足以涉無故不怴心而形遺不外累而智喪無巖穴而冥寂無江湖而放浪玄悟不以應機洞鑒不以晧曠不物物我我不是是非非忘意非我意得意非我懷寄羣籟乎無象域萬殊於一歸不壽殤

子不夭彭涓不壯秋毫不小泰山蚊寅與天地齊流蜉蝣與大椿齒年然一闔一闢兩儀之迹一冲一溢懸象之節渙汩期於寒暑凋蔚要乎春秋青陽之翠秀龍豹之委頹駿狼之長暉玄陸之短景故皐壤為悲欣之府胡蝶為物化之器矣夫欣黎黄之音者不顰蟪蛄之吟谿雲臺之觀者必閼帶索之歡縱蹈而詠採薺擁壁而歎抱關戰機心以外物不能得意於一弦悟往復於嗟歎安可與言樂天者乎若乃莊周偃蹇於漆園老萊婆

姿於林窟巖平澄漠於塵肆梅真隱淪乎市卒梁生吟嘯而矯迹焦先混沌而槁机阮公昏酣而賣傲翟叟遯形以倏忽吾不幾韻於數賢故寂然玩此員策與智骨

曹毗對儒　或問曹子曰夫寶以含珍為貴士以藏器為俊麟以絶迹標奇松以負霜稱儁是以蘭生幽澗玉輝千仞故子州浮滄瀾而龍蟠吳季忽萬乘以解印虞公潛崇巖以頤神梁生適南越以保慎固能全真養和夷迹洞潤陵冬揚芳披雪獨振也今子少睎冥風弱挺

秀容奇發㓜齡翰披孺童吐辭則藻落揚班抗心則志擬高鴻味道則理貫莊肆研妙則頼奪豪鋒固以騰廣莫而萋蒨排素薄而青葱者矣何必以刑禮為己任申韓為宏通既登東觀染史筆又據太學理儒功曾無玄韻淡泊逸氣虛洞養素幽翳晦明蒙籠不追林棲之迹不希抱鱗之龍不營練真之術不慕内聽之聰而處汎位以祛物扇塵教以自濛負鹽車以顯能飾一己以求恭退不居漆園之場出不躡曾城之衢游不踐綽約之

室趍不希騄駬之蹤徒以區區之懐而整名目之典覆簣之量而塞北川之洪檢名實於俄頃之間定得失乎一管之鋒子若謂是果是邪則是不必以合俗子若云俗果非邪則俗非不可以苟從俗我紛以交爭利害渾而彌重何異執朽轡以御逸駟承勁風以握秋蓬役恬性以充勞府對羣物以耦怨雙者乎子不聞乎終軍之穎貫生之才拔奇山東玉映漢臺可謂響播六合聲駭嬰孩而見毀絳灌之口身離狼狽之災由此言之名為

實賓福萌禍胎朝敷榮華夕歸塵埃未若澄虚心於玄
圃蔭瑤林於蓬萊絶世事而儁黄綺皷滄川而浪龍鰓
者矣蒙竊惑焉主人莞爾而笑欣然而言曰夫兩儀既
闢陰陽汗浩五才迭用化生紛擾萬類云云孰測其兆
故不登閬風安以瞻殊目之形不步景宿何以觀恢廓
之表是以迷麤者循一往之智狷介者守一方之矯豈
知火林之蔚炎柯氷津之擢陽草故大人達觀任化昏
曉出不極勞處不巢皓在儒亦儒在道亦道運屈則紆

其清暉時申則散其龍藻此盖員動之用含非尋常之所寶也今三明玄照二氣載宣玄教夕凝朗風晨鮮道以才暢化隨理全故三典克明於百揆虞音齊響於五紘安期解褐於秀林漁父擺釣於長川如斯則化無不融道無不延風澄於俗波清於川方將舞黃蚪於慶雲招儀鳳於靈山流玉醴乎華閭秀朱草於庭前何有違理之患累真之嫌子徒知辯其説而未測其源明朝菌不可踰晦朔蟪蛄無以觀大年固非管輸之所述聊敬

對以終篇

唐韓愈進學解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俊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於列者曰先生欺予哉弟子事先生于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于

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觝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渺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廻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家上窺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

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為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為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于友跋前躓後動輙得咎暫為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饑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為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為杗細木為桷欂櫨侏儒椳闑扂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

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為妍卓犖為傑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守正大論是宏逃讒于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為經舉足為法絶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脩而不顯於衆猶且月費俸錢歲靡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

食踵常途之促促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玆非其幸歟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閒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賄之有亡計班資之崇庳忘己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為楹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豨苓也

經濟類編卷五十三